

论现代留学生文学的异域情爱叙事类型

陈娟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异域情爱是留学生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模式, 主要以现代留学生文学为研究对象, 探讨异域情爱的叙事类型, 分析其中的意蕴内涵, 思索人物的情感表征及指向, 并以此为契机, 探讨异域情爱在文本中的意义。

[关键词] 现代中国; 留学生文学; 异域情爱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88-03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和资源, 留学对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就总体而言, 中国20世纪文化就是留学生文化”^[1]。无论是就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的数量及其创作的留学题材作品而言, 还是就留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之关系而论, 留学生文学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 研究“这些内涵丰富的以留学生为主要人物的文学作品, 在我们留学背景的专题研究中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并没有出现过完整统一的留学生文学派别。“留学生文学”这个名词是1987年由晨边社第一次正式提出, 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的滞后性, 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套留学生文学作品大系, 其中就包含“近现代小说卷”和“近现代散文纪实卷”两卷。不过, 这两卷小说的出版, 并没有引起学界对现代留学生文学的足够关注, 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 学界对留学生文学的研究还大多集中在当代, 对现代留学生文学的探讨显得相对冷清, 在整体上也还没有形成关于现代留学生文学明晰的史学意义上的内涵及价值共识。

本文主要以现代留学生文学的异域情爱叙事类型为研究对象, 对此论题的探讨, 不仅有助于获得对现代留学生文学内蕴的体悟洞察, 同时也可以此窥探到近现代以来人文精神嬗变及夹杂冲突的历史轨迹, 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转型。在探讨之前, 需要就本文所指的留学生文学及异域情爱叙事内涵进行界定, 简明扼要地说, 本文所指的现代留学生文学, 是指在现代文学史上, 凡文本中涉及中国留学生形象及相关题材信息的都可划入留学生文学体系之中, 而主要以小说为主。本文所指的异域情爱叙事, 是指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与异域女子所发生的情爱故事。

一 被爱的沉重

自近现代以来, 随着中国留学业的不断发展扩大, 中国

现代作家大都有过留学的真切体验, 陶晶孙、张闻天、郭沫若、徐訏等都有过留学海外的经历, 在他们笔下出现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形象, 异域情爱是频频出现的主题, 如《音乐会小曲》、《木屋》、《旅途》、《落叶》、《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等。在这些文本中, 故事的男主人公都为男性, 女主人公为异国女性。异国女性漂亮动人, 中国男性身世飘零, 有才华和理想追求, 中国男性被异国女性所爱。

陶晶孙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生活飘荡, 带些忧郁, 但有出色的音乐才华。如《音乐会小曲》中的H先生, 《洋娃娃》中教钢琴的中国留学生等等。他们对音乐有热爱和坚持, 音乐既是谋生的方式, 也是不能舍弃的理想追求。《木屋》中素威幼时起就开始学习比牙琴, 《暑假》中的晶孙利用炎暑未迫的上午刻苦地弹琴, 并想在日本秋天的音乐会上担任指挥, 叫S市中一切音乐家诚心惊叹, 知道指挥的是一个中国学生。他们不仅有理想, 更重要的是, 都被异国女性爱慕, 如《木屋》中素威的女老师Toshiko对素威的爱的真诚表白, 《音乐会小曲》中学比牙琴的女学生对H的倾慕之情, 《洋娃娃》中女学生C姑娘对教钢琴的中国留学生的爱意, 在《暑假》中的晶孙, 则成了爱丽和夫人“这两个女性的珠玉”^[3]。郭沫若《落叶》中的洪师武身世悲苦, 尽管生活遭遇不幸, 却才华横溢, 想把自己的残躯永远为社会服务。年轻的日本看护菊子姑娘对洪师武一腔痴情, 四十一封信满是爱的细腻倾诉。张闻天《旅途》中的王钧凯是一个热血男儿, 去美国是想学习知识, 振兴祖国, 克拉姑娘和玛格莱小姐都爱上了他: 面色红润、身体窈窕的克拉姑娘对钧凯是一见钟情, 而黑眼睛闪耀着神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兰西文学科的女学子玛格莱则把他视为白马王子。徐訏在《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塑造了漂荡寂寞的男主人公形象, 同样才华横溢, 会文学、音乐、艺术, 想用所学知识做理想的事情, 治疗贫穷的孩子, 这位中国男性也被异国女性不约而同地爱上, 美得不平凡的白

[收稿日期] 2010-10-11

[作者简介] 陈娟(1980-), 女, 湖南常宁人,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蒂和海兰都对他情真意深。

异域情爱“往往体现着性别、种族与政治冲突的内涵”^[4],如前所述,在这些文本中,故事的男主人公为身世飘零,有才华有理想的中国男性,女主人公为漂亮动人的异国女性,她们都爱上了中国男性。此一情况,促使我们思索这种异域情爱叙事类型所潜隐的中国作家对西方的想象和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体认。我们看到,这些男主人公们一直在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渴望化解文化边缘人身份的尴尬,融入异域空间。“毫无疑问,想象的地域和历史帮助大脑通过对与其相近的东西和与其相隔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的夸大处理使其对自身的认识得到加强”^[5],从此意义出发,异域情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化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想通过与异国女性的爱恋来证明自己,融入异域空间。在上文所提及的《音乐会小曲》、《木屋》、《旅途》、《落叶》、《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文本中的异国女性,她们对男主人公爱恋的真挚细腻,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想象和对现实中弱国子民身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因为这种异域情爱叙事所潜隐的等级化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不一致的,这也正如周蕾所指出的“‘想象’这一词极富有暗示意义,表明主体在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外界客体而认识到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使主体自己受到‘肢解’的那一部分”^{[6] 348}。但这种异域情爱并不能完全化解人物处身文化边缘地位的焦虑感,所以虽然男主人公们有了爱的萌动,动了心,却又总处于含蓄或克制状态,态度在接受和不接受之间犹疑着。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在现实层面却又总是有所退缩和犹疑,想爱却又限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未能好好去爱的迟疑态度更加深了这种文化边缘人的焦虑意识。但反过来说,这种想爱却又限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未能好好去爱的迟疑态度也使人物保留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立场,从而赋予文本一种深刻的理性认识。

二 求而不得的失落之爱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现代留学生文学的异域情爱叙事还呈现出另一种情爱类型,那就是中国男性主动求爱而不得。在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胃病》等小说中,男主人公性格软弱,感情脆弱,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汇非常不适应,既面临物质生存困境,精神上又有浓重的文化忧郁感,只有在大自然中才得到些许安慰。他们主动地爱上了日本女性,但都遭到拒绝。《沉沦》中的“他”渴望爱却又总是未能有爱,在交游离绝,孤冷到几乎将死的地步时,旅馆主人的女儿牵引了他的心,他心里非常爱她,但最后这位中国学子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投海自杀。《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虽然与日本姑娘静儿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但静儿最后还是嫁给酒馆老板,而Y君则在洒满银灰色月光的夜晚死去;《胃病》中的W君被日本女性迷住了,神魂颠倒,但却遭到拒绝“我虽然爱你,你却是一个将亡的国民!你去罢,不必再来赐我了!”^[7]郁达夫将这种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所感受的隔绝感和所受的心灵创伤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老舍在《二马》中写了一对中国父子与英国房东温都太太母女恋爱的故事。马威去英国想读书,学商业,目

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马威机缘巧合地爱上了玛力,但是玛力就是在失恋后,也自始至终没有想过要和中国人谈恋爱,在马威向她表白时,玛力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在《二马》中,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所承受的歧视与偏见随处可见,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说“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8]。人物恋爱的失败不是由于人物本身的不好和不可爱,而是由于中国人的身份,就如温都太太对老马所说的那样“你初来的时候,我也以为你是什么妖怪野鬼,因为人人都说你们不好吗。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坏,可是社会上的人不知道;咱们结婚以后还是要在社会上活着的;社会的成见就三天的工夫能把你我杀了!”^[9]

在郁达夫、老舍的文本中,中国留学生对情爱主动追求而不得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弱国子民身份。他们之所以这样迷恋异国女性,渴望被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补偿自己在异国他乡所遭受的民族歧视。至此,我们注意到,同为异域情爱,虽然一是中国男性被异国女性所爱,一是中国男性主动爱异国女性,但最后的结局大多是无果而终的。在这爱或被爱的情爱叙事模式中,凝聚着作者的沉重深思。异域情爱既有国别社会历史的投射,也是认识异质文化及了解他者的愿望,更是一种重构自我身份的努力,因为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6] 426}但这种将自我身份重构放在与异国女性爱恋中的努力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因为爱情负载不了如此沉重的历史使命,将个人爱情得失与国家强大与否相连,读来让人觉得悲痛。

三 游戏中沉沦的爱

或许是因为所饱受这种沉重民族歧视,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除了以上或者爱上中国留学生或者让中国留学生求而不得的异国女性外,还有一类荡妇形象,男主人公与她们之间的情爱故事仅限于一种彼此玩弄和游戏态度。如郁达夫《南迁》中玩弄伊人的M妇人,《沉沦》中的日本妓女,《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总是昼夜颠倒的要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地呆着”。其实不只郁达夫,陶晶孙小说中也有很多,如《两情景》中“他”在日本面店所遇到的日本中年妇人,以及《音乐会小曲》中的H先生与Muff夫人、A女士的关系也大抵如此,“他这样在日本人的乘汽车的阶级间交际,他必定在交际最时髦的日本女子”;《洋娃娃》中教钢琴的中国留学生“我要跟随那老姬,放浪在世界的老夫人,我做她的伴奏者,上世界上去了”,以及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中“我”认为S夫人是“妖婆”等等。

这些男主人公们由于饱受各方面的欺侮与歧视,选择在爱情游戏中沉落,这同样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的困境。文本男主人公们都在经历从此岸到彼岸的理想追寻,对自我价值不断追寻和确认,有焦虑和寂寞,有离乡之后对故土的思念,以及进入新空间的恐惧感。更确切地说,

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文化边缘感,这种寂寞与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边缘人身份。而这种在异国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及异乡人感受,融入了作者的实际复杂心情,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息息相关。相比上两类异域情爱叙事类型,我们看到,在遭受民族歧视和边缘处境中通过情爱放纵的男主人公们,不仅失去了自我的追求,也失去了对爱的纯然渴望。爱对他们来说,已是生活中一种无聊的点缀,或许对这种所谓情爱的选择,是他们想来发泄自己在异国他乡无法找到自我归属感后的强烈苦痛,承受不了但又必须承受,以致最后自我沉沦堕落。但这种选择在遭受民族歧视和边缘处境中的自我放纵和堕落并不能带来心灵的安宁和释然,而只是从更深处折射出他们心底对异国,对自我,情爱充满着茫然和失落,焦虑与不安。如果说,在前文所述现代留学生文学中异国女性对中国男性的爱,在某种程度上是文本男主人公们化解焦虑的一种方式,以及从另一层面表征了作者对构建强大东方的一种美好理想,以此提高国人民族自尊心,唤起民族热爱之情;那么以表现中国男性追求异国女性而不得,泯灭了爱的渴求并自我放纵的异域情爱叙事则更多地表征了一种潜在的历史真实,也正是文本人物在异国他乡的放纵堕落,让这类异域情爱叙事承载着更为深重的悲剧力量。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或集体的表现”,作为处身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作家既对西方现代文明有向往之情,面对西方的强势入侵,同时又充满民族焦虑意识。通过

对中国现代文学异域情爱叙事的探讨,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回望和窥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文化情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路的焦虑心理,这些关怀和焦虑,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应有品格,对审视和观照当今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无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富仁. 影响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因素 [J]. 战略与管理, 1997(2): 87-96.
- [2] 郑 春. 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361-362.
- [3] 陶晶孙. 陶晶孙选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84.
- [4] 姜智芹.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44.
- [5] 赛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69.
- [6]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郁达夫. 郁达夫小说全集(上)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104.
- [8] 老舍. 老舍文集: 第 15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195.
- [9] 老舍. 老舍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617.

Transnational Love Narration in Overseas Students' Literature of Modern China

CHEN Ju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ransnational love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mode in overseas students'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deep implication of character and love about the transnational love narration in overseas students' literature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modern China; overseas students' literature; transnational love